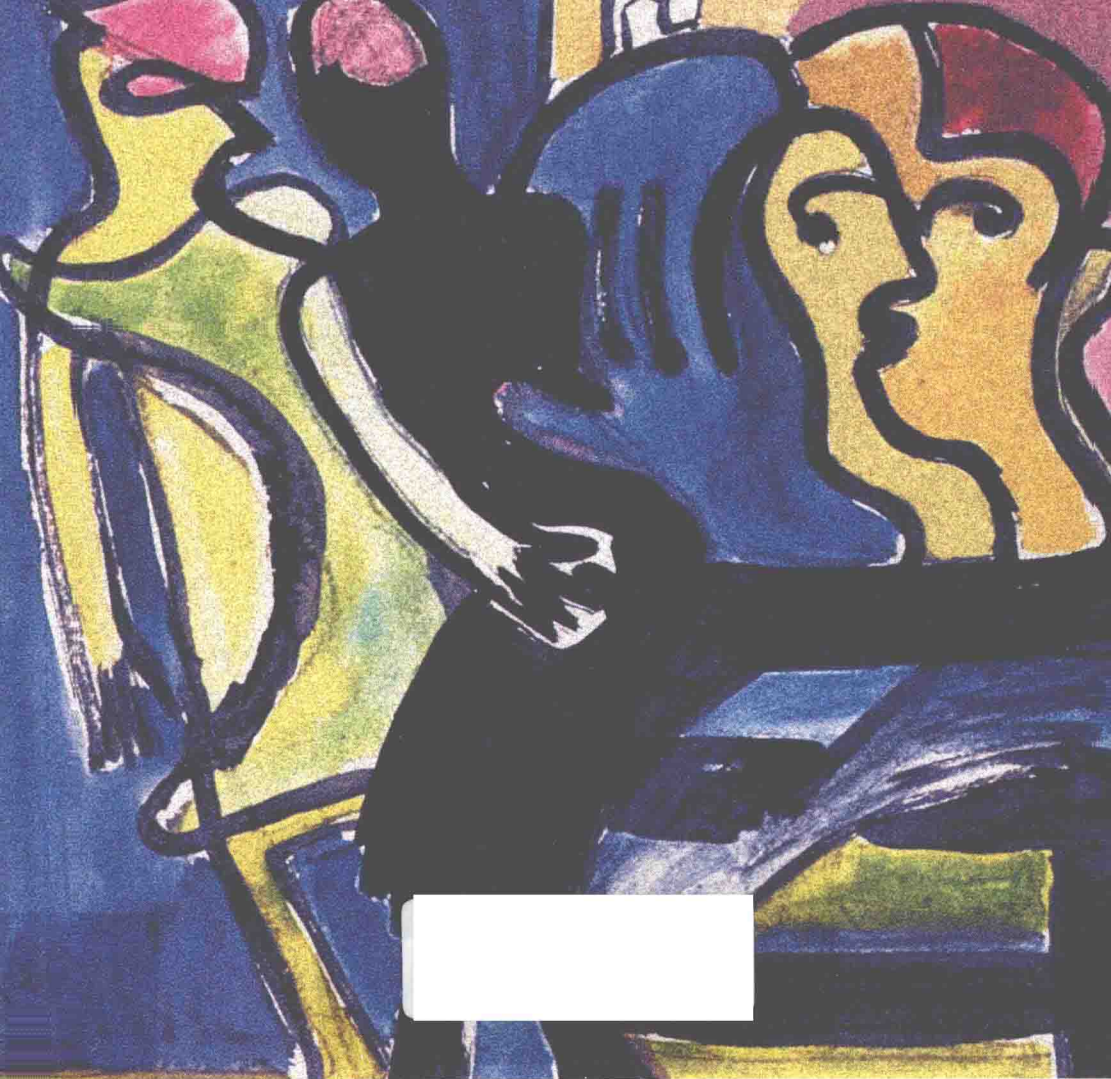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圣殿

[美] 福克纳 著 陶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圣殿

[美] 福克纳 著 陶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殿/(美)福克纳著;陶洁译. —上海:上海
文艺出版社, 2014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5321-5490-6

I. ①圣… II. ①福… ②陶…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0759 号

William Faulkner
Sanctuary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企鹅经典”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
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
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总 策 划: 黄育海 陈 征
特约策划: 邱小群
责任编辑: 望 越
封面设计: 丁威静

圣殿

〔美〕福克纳 著

陶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字数 159,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490-6/I · 4377 定价: 30.00 元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

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

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

目 录

圣 殿

1

侦探故事里的希腊悲剧

安德烈·马尔罗

第一章

金鱼眼站在环绕泉水的屏障似的灌木丛外，望着那个在喝水的男人。一条不很明显的小道从大路通向泉水。金鱼眼看着这个男人——一个又瘦又高的男人，没戴帽子，穿着一条灰色法兰绒的旧裤子，胳膊上搭着一件粗呢上衣——从小路上走过来，在泉边跪下，喝起水来。

泉水从一棵山毛榉树的根部边涌出来，在带旋涡和波纹的沙地上向四周流去。泉水周围有一片茂密的芦苇和黑刺莓藤以及柏树和胶树，阳光投射其中，显得散乱而又无根无源。在丛林里某个地方，某个隐蔽秘密而又很近的地方，有只鸟叫了三声就停下了。

泉边，喝水的男人把脸俯向水中的倒影，由于他在掬水喝，倒影被弄得支离破碎、不计其数。他站起身来的时候，发现其中还有金鱼眼的草帽的破碎倒影，尽管他没有听见脚步声。

他看见泉水对面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嘴角斜叼着一支香烟。他身穿黑色西服，上衣高腰紧身。裤腿卷起了一截，上面粘结着泥土，下面是一双也粘结着泥土的鞋子。他脸上有一种古怪的、没有血色的颜色，好像是在电灯光下看到的颜色；在这宁静的阳光下，他那歪戴的草帽和略显弯曲的胳膊使他像是从铁板上冲压出来的，既歹毒又深不可测。

在他身后，那只鸟又唱了起来，单调地重复着三声啁啾：这声音毫

无意义却又十分深沉，出自随之而来的充满渴望与和平的宁静，这种寂静仿佛把这块地方孤立起来，与世隔绝，而过了一会儿，寂静中响起一辆汽车的马达声，它沿着一条大路开过去，马达声渐渐消失了。

喝水的男人在泉边跪下。“我看你那个口袋里有把枪吧。”他说。

在泉水的另一边，金鱼眼仿佛用两团柔软的黑橡胶端详着他。“是我在问你，”金鱼眼说，“你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对方的上衣还搭在胳膊上。他抬起另一只手朝上衣伸去，上衣的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一顶压扁的呢帽，另一个口袋里插了本书。“哪个口袋？”他说。

“别拿出来给我看，”金鱼眼说，“告诉我就行。”

对方住了手。“是本书。”

“什么书？”金鱼眼说。

“就是本书嘛。大家都读的那种书。有些人读的书。”

“你读书吗？”金鱼眼说。

对方的手在上衣上方僵住了。他们两人隔着泉水相望。淡淡的香烟烟雾缭绕着金鱼眼的面孔，面孔一边的眼睛眯起来对付烟雾，好像一个面具上同时雕刻出两个不同的表情。

金鱼眼从后裤袋里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手绢，铺在脚后跟上。然后他面向泉水对面的男人蹲了下来。这是五月的一个下午，四点钟左右。他们这样隔着泉水面对面地蹲了两个小时。那只小鸟不时地在沼泽深处啼叫几声，仿佛受着一只钟的指挥；又有两辆看不见的汽车沿着公路开过来又走远了。小鸟又叫了。

“你当然不会知道这鸟叫什么名字的，”泉水对面的男人说，“我想

你对鸟类一无所知，除了旅馆休息厅笼子里的鸟和放在盘子里价值四块钱一只的鸟。”金鱼眼一声不吭。他穿着紧绷绷的黑西服蹲在地上，右边的上衣口袋下垂着，紧贴着身子的右侧，一双洋娃娃似的小手把香烟不断地又拧又掐，还不时向泉水里啐唾沫。他的皮肤白里透青，带着死灰色。他的鼻子有点像鹰钩鼻，下巴则完全没有。他的脸一下子就到头了，跟放得离热火太近而又给忘掉了的蜡做的洋娃娃的脸差不多。他的西装背心上横挂着一根白金链条，像蜘蛛网似的。“听着，”另外那个男人说，“我叫霍拉斯·班鲍。我是金斯敦^①的一个律师。我从前住在那边的杰弗生^②；我现在正要上那儿去。这个县里，人人都会告诉你我从来不伤人。如果是为了威士忌^③，我才不在乎你们酿了多少，卖了多少还是买了多少。我只不过在这儿喘口气，喝点水。我没别的目的，就是要进城，去杰弗生。”

金鱼眼的眼睛像两团橡胶，好像一碰就会掉下，可是用大拇指一揪便又复原，但留下了拇指上的涡纹。

“我要在天黑前赶到杰弗生，”班鲍说，“你不能这样把我留在这儿。”

金鱼眼还是叼着香烟，往泉水里啐了口唾沫。

“你不能这样拦住我，”班鲍说，“也许我会跳起身来就跑。”

金鱼眼用他那橡胶似的眼睛盯着班鲍。“你想跑吗？”

① 这是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一个由作者虚构的城市，位于密西西比州北部。

② 这是作者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首府，其原型为作者在那里过了大半生的奥克斯福（位于密西西比州北部）。

③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919年通过禁酒法。1920至1933年为禁酒时期，然而此法令并未奏效。不少人酿私酒以牟取暴利。此处班鲍表示他不会因为金鱼眼酿私酒而去告发他。

“不想。”班鲍说。

金鱼眼转移视线，不再看他。“嗯，那就别跑。”

班鲍听见那鸟又叫了起来，他努力回忆当地人给这种鸟起的名字。又一辆汽车在那看不见的公路上驶过，声音消失了。在他们的所在地和汽车声传来的地方之间已经差不多没有太阳光了。金鱼眼从裤兜里摸出一块廉价的怀表，看了一眼后又随随便便地放回口袋，好像当它是个镗子儿似的。

从泉水通来的小路和沙土岔路交会的地方，最近有人砍倒了一棵树，把路拦断了。他们跨过这大树继续向前走，公路现在已在他们的身后了。沙地上有两道浅浅的并行的凹痕，但没有蹄印。在泉水汇成的溪流渗透沙地的地方，班鲍看到汽车轮胎的痕迹。金鱼眼走在他的前面，绷紧的西服和硬邦邦的草帽使他有棱有角，轮廓分明，像个现代派的灯座。

沙地走完了。前面是条上坡的弯路，从丛林里延伸出来。这时四周几乎断黑了。金鱼眼转过脑袋瞥了一眼。“老兄，出来吧。”他说。

“我们干吗不直接翻山过去？”班鲍说。

“从这么些树木里穿过去？”金鱼眼说。他低头朝山下望去，丛林已像一池黑黝黝的墨水，暮色中，他的草帽猛地动了一下，掠过一道暗淡而歹毒的微光。“耶稣基督啊。”

天色几乎断黑了。金鱼眼的脚步已经放慢。他现在跟班鲍并肩而行，金鱼眼带着既狠毒又畏缩的神情东张西望，班鲍看见他的草帽随着他脑袋的转动而左右摆动。这草帽才够到班鲍的下巴颏。

接着，有样东西，一个迅捷如风的黑影，对着他们俯冲过来又继续

向前，带着一双无声无息的绷紧的羽毛翅膀，留下一阵疾风扑打着他们的面庞。班鲍感到金鱼眼的整个身子猛地一下靠在他身上，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他的上衣。“这不过是只猫头鹰罢了，”班鲍说，“没什么，就是一只猫头鹰。”接着他又说，“人家把那卡罗来纳鸚鵡叫做鱼鸟。对，就是叫鱼鸟。我刚才在泉水边就是想不起来这个名字。”这时金鱼眼还偎靠着他，拽着他的口袋，像猫那样透过牙齿发出嘶嘶声。他闻起来有股黑色的味道，班鲍想；那味道就像人们托起包法利夫人的脑袋时从她嘴里流出来又顺着她新娘婚纱流下去的黑乎乎的东西^①。

过了一会儿，在黑魑魑的、参差不齐的树丛上方，在日渐暗淡的天穹的衬托下，浮现出一座光秃秃的四四方方的大房子。

这座房子是片废墟，内部破败不堪，兀立在一片未经修剪的柏树丛里，光秃秃的，荒凉无比。它叫老法国人宅院，在内战前修建，是这儿的一座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当初是坐落在一片土地中心的种植园宅院；原来的棉花地、花园和草坪早已还复为荒草杂树，邻近的老百姓五十年来不是把木料一块块拆下来当柴火，便是每隔一阵子暗暗怀着信心去挖掘金子，因为据说格兰特^②发动维克斯堡战役经过该县时，宅主人曾经把一批金子藏在地下的某个地方。

三个男人正坐在门廊一端的椅子上。敞开的过道深处看得见微弱的灯光。过道一直朝后穿过整座房屋。金鱼眼走上台阶时，那三个人看

① 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包法利夫人服砒霜自杀，在棺木中被人抬起头时，嘴里淌出黑色的液体。见该书第3部第9章。

② 格兰特（1822—1885），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总司令。1869至1877年任美国第18任总统。

看他和他的同伴。金鱼眼没有停下脚步，便说：“教授来了。”他走进屋子，走上过道。他一直朝后走，穿过后门廊，拐个弯，走进有灯光的那间屋子。那是厨房。一个女人站在炉灶边，她穿了件褪色的印花棉布衣裙，光着脚穿着双男人的高帮劳动靴，没系鞋带，走动时啪嗒啪嗒地发响。她转过脸，看了金鱼眼一眼，又回过头去对着炉灶，灶上有一锅肉正在嘶嘶作响。

金鱼眼站在门口。歪戴着的草帽遮住了半边面孔。他没掏出烟盒就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把香烟捏挤一番，然后插在嘴里，在大拇指甲上啪地划了根火柴。“屋前来了个家伙。”他说。

女人并没有回头张望。她翻动着锅里的肉。“干吗告诉我？”她说，“我可不同候李的顾客。”

“这是位教授。”金鱼眼说。

女人转过身来，手里悬空拿着一把铁做的叉子。炉灶后的阴影里有只木箱。“一位什么？”

“教授，”金鱼眼说，“他带着本书呢。”

“他来这儿干吗？”

“不知道。我压根儿没想到要问他。也许读那本书吧。”

“他上这儿来了？”

“我在泉水边发现他的。”

“他是存心来找这栋房子的？”

“不知道，”金鱼眼说，“我压根儿没想到要问他。”女人依然盯着他看。“我会让他搭卡车去杰弗生的，”金鱼眼说，“他说要上那儿去。”

“干吗跟我说这些事儿？”女人说。

“你是做饭的呀。他也要吃的。”

“好吧。”女人说。她转过身子对着炉灶。“我做饭。我做饭给骗子、食客和蠢货吃。不错。我是个做饭的。”

金鱼眼站在门口注视着她，香烟烟雾缭绕着他的面孔。他两手插在口袋里。“你可以走。我星期天送你回孟菲斯。你又可以去拉客卖淫了。”他注视着她的脊背。“你在这儿长胖发福了。呆在乡下歇工休息。我不会告诉曼纽埃尔街^①上的人的。”

女人手拿铁叉转过身来。“你这个杂种。”她说。

“说得好，”金鱼眼说，“我不会告诉他们鲁碧·拉马尔流落在乡下，穿着双李·戈德温扔掉不要的鞋子，自己动手劈柴烧火。我不会的。我会告诉大家，李·戈德温发了大财呢。”

“你这个杂种，”女人说，“杂种。”

“说得好。”金鱼眼说。说罢他转过头去。门廊里传来有人拖着脚走的声音，接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驼背弯腰，穿着工装裤。他光着脚；他们听见的正是他光着脚走路的声音。他长着一头给太阳晒焦了的浓发，乱蓬蓬、脏兮兮地缠结在一起。他两眼苍白，显得热烈兴奋，柔软的短须跟弄脏的金子颜色差不多。

“那家伙要不是个人物，我就不是人。”他说。

“你想干什么？”女人说。穿工装裤的男人并不回答。他走过金鱼眼身边时，看了他一眼，眼神既诡秘又机灵，仿佛他准备为一个笑话放声大笑，正等着大笑的时刻。他迈着蹒跚的狗熊般的步子走到厨房的

^① 二三十年代孟菲斯的一条妓女集中的街。

另一端，仍然带着那股既机灵而又兴高采烈的神秘劲儿，当着他们的面掀起一块松动的地板，拿出一个一加仑的酒罐。金鱼眼注视着他，两手的食指插在背心里，那支香烟（他没用手摸一下香烟便把烟抽掉了大半支）的青烟缭绕着他的面孔。他表情凶恶，也许可说是歹毒；沉思默想地注视着那穿工装裤的男人带着机灵而谨慎的神情走回来，笨拙地用身体的一侧挡住了那酒罐；他用那种机敏而又准备随时放声大笑的神情一边注视着金鱼眼，一边走出厨房。于是他们又听见他光脚在门廊上走的声音。

“说得好，”金鱼眼说，“我不会告诉曼纽埃尔街上的人，鲁碧·拉马尔还给哑巴和傻子做饭呢。”

“你这个杂种，”女人说，“杂种。”

第二章

女人端着一盘肉走进餐室，金鱼眼、从厨房地下取酒罐的男人和那个陌生人已经在一张用三块糙木板和两个支架钉成的桌子边就座了。她走进搁在桌上的那盏灯的灯光里，面色阴郁但不见苍老；她的眼神是冷峻的。班鲍注视着她，发现她在把大盘子放到桌上时并没有瞧他一眼，只带着女人特有的对餐桌作最后巡视的不露声色的神情。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墙角，俯身从一个打开的包装箱里取出一副盘子和刀叉，拿到桌边，以一种突兀而又不慌不忙的了结一切的神情，把它们放在班鲍的面前，她的衣袖拂过他的肩膀。

她正放刀叉时，戈德温走了进来。他穿着一条沾满污泥的工装裤，面孔瘦削，显得饱经风霜，下巴颏上满是一片黑色的胡子茬儿；鬓角的头发显得花白。他搀着一位老人的胳膊走进来，老人蓄着长长的白胡须，嘴角处的胡须有点脏。班鲍看着戈德温把老人扶进一把椅子，老人很听话地坐着，神情自卑、急迫而迟疑，这是一个生命中只剩一种乐趣、外界只能通过一种知觉来和他建立联系的人的神情，因为他又聋又瞎；他身材矮小，秃顶，丰满红润的圆脸上，有白内障的眼睛像两团浓痰。班鲍望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肮脏的布，往里面吐了一块嚼得几乎没有颜色的烟草，然后把布折起，放进口袋。那女人从大盘里舀了一勺放到他的盘子里。别人早已在默默无言地一口口吃着，但老人还只

是坐着，脑袋俯向盘子，胡须微微颤动着。他颤巍巍、怯生生地用手在盘里摸索，摸到一小块肉，便吮吸起来，直到女人回到他身边，敲敲他的指关节，他这才把肉放回盘子里。接着班鲍看着女人把盘里的食物，肉、面包等等都切成小块，浇上芦荟糖浆。班鲍不再看下去了。吃完饭以后，戈德温把老人领了出去。班鲍注视着他们两人走出房门，听见他们顺着过道走去。

男人们回到门廊上。女人收拾好桌子，把菜盘端进厨房。她把盘子放在桌上，走到炉灶后的木箱前，俯身站了一会儿。然后她回过身来，给自己盛了一盘子食物，坐在桌边吃晚饭，接着凑着油灯点了支香烟，把盘子洗刷好收起来。然后她顺着过道朝外走。她没有走到门廊上，就站在门口，听他们讲话，听那陌生人讲话，听他们传酒罐时发出的沉重而轻柔的声音。“那个傻瓜，”女人说，“他想干什么……”她倾听这陌生人的嗓音；那是个急促的、略带外乡口音的嗓音，是一个只爱多说话而没有太多其他爱好的人的嗓音。“至少不是好喝酒的吧。”女人在门里边悄悄地自言自语。“他最好赶快动身赶他的路，到他家的女人们能照顾他的地方去。”

她倾听他说话。“从我的窗口可以看到葡萄棚，到了冬天，还可以看到那吊床。不过在冬天就只有吊床了。因此我们知道大自然是个女性；因为女性的肉体和女性的季节是串通一气的。所以每年春天我可以看到那亘古不变的生命酵素复苏了，又一次把吊床遮得无影无踪；这绿色织成的陷阱里孕育着骚动。那就是葡萄树的似锦繁花。这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一股主要从叶子而不是从花里流出来的狂热的蜡一般的血，一点又一点地把吊床遮盖起来，到了五月下旬，在暮色里，她——小蓓儿——的嗓音跟野葡萄本身的嗡嗡声差不多了。她从来不说，‘霍拉斯，